

(橫書式) 國立東華大學 96 學年度 碩士 班招生考試試題

科 目：專業語文測驗

系所別：中國語文學系

共 3 頁 第 / 頁

一、請將下面這段文字譯成中文。(24%)

A little over fifty years ago, at the turn of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the great majority of Chinese students of literature would have traced the earliest development of China's literary tradition back to the middle of the third millennium before Christ. They would have accepted an extensive array of supposedly early prose and poetry which, upon critical examination, was oftentimes but a projection of the imaginative minds of later ages into the remote past.

二、請閱讀下面這段英文，將加劃底線的四個名詞譯成中文，各四分。(16%)

When the second T'ang emperor, T'ai Tsung, ascended the throne in 627, he had laid the groundwork of T'ang literature for, even when he was still Prince of Ch'in, he had established a Hall of Letters to which he had invited eighteen learned scholars as his guests. This good work was followed up not only during his own reign but also

三、請詳細閱讀下方四段引文，試著回答兩個問題：

(一) 請對這四段引文的修辭語法進行個別分析與相互比較。(40%)

(二) 請以這四段引文為例，由修辭語法層面試論白話文與文言文的異同。(20%)

引文一(摘自魯迅《狂人日記》):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後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吃，還是一直從前的事。誰曉得從盤古開闢天地以後，一直吃到易牙的兒子；從易牙的兒子，一直吃到徐錫林；從徐錫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裏殺了犯人，還有一個生癆病的人，用饅頭蘸血舐。」

引文二(摘自沈從文《邊城》):

祖父並不看龍船競渡，卻為一個熟人拉到河上游半里路遠近，到一個新碾坊看水碾子去了。老船夫對於水碾子原來就極有興味的。倚山濱水來一座小小茅屋，屋中有那麼一個圓石片子，固定一個橫軸上，斜斜的擱在石槽裏。當水開門抽去時，流水沖激地下的暗輪，上面的石片便飛轉起來。作主人的管理這個東西，把毛谷倒進石槽中去，把碾好的米弄出放在屋角隅篩子裏，再篩去糠灰。地上全是糠灰，主人頭上包著塊白布帕子，頭上肩上也全是糠灰。天氣好時就在碾坊前後隙地裏種些蘿蔔、青菜、大蒜、四季蔥。水溝壞了，就把褲子脫去，到河裏去堆砌石頭修理泄水處。水碾壩若修築得好，還可裝個小小魚樑，漲小水時就自會有魚上樑來，不勞而獲！

引文三(摘自張愛玲《傾城之戀》):

門掩上了，堂屋裏暗著，門的上端的玻璃格子裏透進兩方黃色的燈光，落在青磚地上。朦朧中可以看見堂屋裏順著牆高高下下堆著一排書箱，紫檀匣子，刻著綠泥款識。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裏，擱著琺瑯自鳴鐘，機括早壞了，停了多年。兩旁垂著朱紅對聯，閃著金色壽字團花，一朵花托住一個墨汁淋漓的大字。在微光裏，一個個的字都像浮在半空中，離著紙老遠。流蘇覺得自己就是對聯上的一個字，虛飄飄的，不落實地。白公館有這麼一點像神仙的洞府：這裏悠悠忽忽過了一天，世上已經過了一千年。可是這裏過了一千年，也同一天差不多，因為每天都一樣的單調與無聊。

引文四(摘自郁達夫《沈淪》):

那一天大約剛是舊曆的初三四的樣子，同天鵝絨似的又藍又紫的天空裏，灑滿了一天星斗。半痕新月，斜掛在西天角上，卻似仙女的蛾眉，未加翠黛的樣子。他一個人靠著了三等車的車窗，默默的在那裏數窗外人家的燈火。火車在暗黑的夜氣中間，一程一程的進去，那大都市的星星燈火，也一點一點的朦朧起來，他的胸中忽然生了萬千哀感，他的眼睛裏就忽然覺得熱起來了。

「Sentimental, too sentimental!」

這樣的叫了一聲，把眼睛揩了一下，他反而自家笑起自家來。